



薊丘集卷之三十一

薊丘王嘉謨伯俞 著

門人關中盛以弘子寬

友人濱州王文運子相

弟 嘉詔奉孺校

序十二首

五經異訓序

昔仲尼親定六經傳之後世其言曰溫柔敦厚
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

靜精微易教也共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迨秦而下大樂絕滅五者復失其傳豈惟其教不行並其意而失之漢儒訓詁之學本為家說其間雖有綴屬不專已見以其學入仕至公卿皆欲引經斷事雖不合于經而無害于事聖人之教不行非學者之罪也晉唐而後學術頗僻加以詞賦清談之習豈惟其教不明併其意而裂之老儒舞文而不

敢非異學旁竄而不敢撼雖無裨于事而無害于治聖人之教不明非學者之罪也至于有宋儒林號稱極盛厭薄前代尋摘古文其于六經家辨而戶說之破滅前人之業自以為其說精意足以繼絕其道新教足以作則其功大力足以糾謬務其精而辨斯黷啗其新而事斯訛專其功而傲斯長于是教未行而失已甚有明賢者患之求其意而不得遁而入于佛老急而投于事功高者以為筌蹄卑者目為芻狗于是失

未得而教益絕罪必有所歸矣夫聖人遠矣力
不足以通于千載之上意猶足以承于千載之
下彼固以言明教以教制世已治矣已明矣經
雖亡猶存也漢儒也者引經以證事據文以通
經非此故耶何以精之新之而欲自為功也夫
趙賓治經持論巧慧君子斥之王莽排擯前儒
會合六經為世大僂秦近君碎義便辭煩至萬
言儒者不齒王弼論難虛無捶滅典記罪浮桀
紂故自宋而後黜詩書之序造易禮之圖喬宇

嵬瑣作為聰明趙賓之靡也詆訶毛鄭掠以賈
虛顛倒羣言以就已說王莽之習也演繹餘言
嘽沓煩蕪元本卑凡貢高任誕近君之轍也放
弃六經師心自用六鑿相攘虛明吊詭王弼之
業也以是為上非所為明也以是為下非所以
為治也彼脩經者豈欲其至是哉習之不可從
而弃之木鐸之遺聲薄俗之嚆矢悠悠之徒可
盡論乎吳君有感于是以為經無不明無庸新
也無不備無庸合也無不有無庸精也無不行

無庸功也迺攷漢人之餘言溯孔氏之大意辨
百行之煩推六經之教以為批根而可行也證
據而文明也其為書也原其異不拘其同舉其
義不泥其訓其於廢經任心之弊合經作用之
謬三致意焉知其說者其得失較然可睹已

孝經別疏序

孔子作經其臚列有位推及黎庶觀者莫詳其
義漢興讖緯之說興徒為妖眩雖于贊揚光曜
不為無功大旨蔑如也其他訓詁家紛熅縷析

止于小言名義之間使聖人垂教範世之意有
之不為加無之不為挹陋亦甚矣有 明崇尚
五經獨孝經未列學官佔俾者不闕其秘而薦
紳先生往往能言之雖不引讖緯以為竒較義
學以為精而寓意眇芒遁而入于佛老夫經猶
泉也或苞蕭蔽而涸之或䟽鑿以入于畎會其
于背也一耳故今之為孝經者點定章句義非
不明䟽擢本原趣非不高然于聖人垂教範世
之意有之不為加無之不為挹非徒無益又且

害之夫章句之學誤人之弊近疏遁之談蔽俗
之力深今之所謂孝者豈非反之乎夫反之者
能兒子乎胞離重閭則其聲也真以是言孝則
用物也切而照性也融是近世之希言薦紳先
生所樂聞也然孝之為物緣天明則地義經陰
陽而為之者也不及其親則無以名是名生于
物者也是未有翫乎夫子之言也孝經昉列有
位推及黎庶豈以天子事親加于小民哉亦以
推之于物者紛紜與之隨則顧名思義之心進

矣故分而不得不異者名也辨而不得不循者
物也真而不得不殽者義也孝行乎其中矣使
而人也惟出之胎息用之真如天子至于庶人
一也何庸辨哉中庸曰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
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故疏遁之談反本之則
蔽於天者也不足以知人物則不昭名義不順
以是僂然乎則用私而天行蔽于人者也不足
以事親殷君用嘉持是說久矣迺采古人之名
言推附於經攬昔賢之美行折衷於理疏談家

之幽滯用返於真砭世俗之橫議力究其弊凡二十餘篇系于孝經之後後有作者沿流溯源必有慨于華說之累躬行異端之參正軌也將有取焉因著而論之

毛詩補注序

夫聲音之道可以感人致治者莫切乎詩是以先王重之仲尼刪述約為三百其書具在彼其剪去煩襍存之隱約其義備矣方以殊矣而有至一之聲聲以永矣而有至德之教教以宣矣

而有至變之辭辭以輯矣而有至順之絕四者之來非云偏而不舉絕而不屬也古之作者其才美其情深其言文古之述者其考聲也詳其明教也切其選辭也樸然而有物非其人則不傳仲尼仰觀宇宙之流行俯察品彙之煩臚遠推古今之時變近取身體之聲律故刪者不為僭傳者不為艾此詩之大畧也遭秦之厄漢興諸儒葆守遺書時加訓詁可叶律呂不過數篇于是其聲廢不能用之于奏享老師新學遞相

授受初始者無稽古遯聞之才揣摩億度微辭未菴于是其紀訛不能徹之于耳目既而義學紛紛元本草木沿溯異同凡動植肉攫之種考工官儀之辨疑以逆億甚于漢儒及至趙宋儒者自謂表章同之日月才力黯淡不能究其言如歐陽脩王安石之流徒高自稱許一切弃蠲自為新說譬之商度隱語妄意橐中猶痛詆毛鄭身同蝨賊后有繼者皆斥去序說其于立辭紀物之意踵訛承弊既不能知徒演迤成言有

如都講聞風慕効者襍沓其言陳陳相因使千萬人于經何補于是其辭蔽不能究之于精微近世科舉用之取士卑卑無足言者賢士大夫初為詩即心聲之說言鄭衛桑間既經秦火淫訛襍出非孔氏之舊謂絕去筌蹄能得其大于是其教滅不能被之于行事四者之來所謂偏而不舉絕而不屬也余少讀詩蓋甚病之久而稍有適也因定四者之說一曰緣聲夫飾辭以被樂其事不傳然猶有可觀故有重言有轉韻

有泛音有方言是聲之變也今之人笑朱鷺之難晤信魚吾之成響豈有異乎而不悟重言之為依咏也六書既廢清濁莫辨至于轉韻徒曰此古音耳知楚歎之為汎音歎審之為方言而不知詩亦有之則緣聲之說不明也使大樂不廢律呂可考何至是哉二曰明教先王采詩於民間今古一也故是文人之詞耳而世俗不察昧立言之旨失采詩之意眩矜疑之迹其作者必以為婦人女子也則牽率于枝蔓而晦暗于

指歸矧其采韻豈其采其善而遺其醜何至為土人掩也固將本其辭審其音察其事而已故以為出于聖人則矜之以為不合于聖人則疑之二弊相承何勸懲之與有三曰考辭說詩之失于辭最顯唯其易視之而不以文句摘也畧詳其義以統其例詩固命意以生句因句而著情者也意有不可襍者三句有不可淆者五情有不可汨者二其于意也比興賦固矣然有兼屬不可偏舉者是也有變法不可常執者是也

有文語頌過其美惡匿于熒者是也其于句也
有餘句意已盡而詞尚多者是也有攙句意既
不合詞忽惘惘者是也有借句言如授升物似
即事者是也有倒句辭順而逆就間語而生意
者是也有變句意本前文辭變而迷者是也此
則詞賦者遺其法訓詁者闇其變也其于情也
或承意之所不及以意而求則泛濫而無當或
關辭之所不入以辭而釋則膠固而難通若是
者其才美而情深以造于古者也故非經生老

儒之言又非婦人女子之事也四曰辨紀夫勳
植肉攫之類官儀考工之辨未易知也昔而是
者今為非古而眇者後乃繁故疑似之辨不敢
不崇古今之異不敢不核近是之類不敢不附
承訛之習不敢不砭夫議蟲魚推草木抑末也
而不可以不謂之詩也豈可忽耶故是書之興
以毛氏為主其聲之所不傳則遇隙而希微以
存其微其教之所不及則訓詁而達旨以除其
瀆其辭所不宣則博稽而近取以溯其似其物

之所不達則存舊而稽類以尋其是宋人有言
毛失之簡余不敢少之也又曰序不可用又不
能弃也俗學浮游而可厭不欲踵之也風雅文
章之祖又不可小之也故有多闕之疑無重譯
之鄙增前賢之見寡自用之愚以是載之茅茨
概多可觀云耳

孝經新注序

吳君注孝經成謂余曰夫孝之道至矣人自有
之以至于通天地而行鬼神無加焉孝其至矣
乎孝其至矣乎夫草蟲之于蜜也必取之于百
卉味成而形盡則不亡者潛故子非父母也父
母非子也其氣母則龍衣之使蜜既釀矣而出無
芳旨則非物也故孝之于人存其氣者也斯亦
足以有用矣夫莊嚴妙勝之德以親而發惟萃
憂勞之事以親而受昭明燮調之迹以親而證
孝其至矣余曰善如子之言則吾事親其卒無
尾其中無觚吳君曰夫天地之馳人也不二得
之以成形則無所變以形觀之無所逃也以天

觀之無所逃也使吾無形則無父母吾竟有之
而竟知之。觚生死若斑磷之石也。余曰善吾事
親何以不為形役。吾得我矣。亡吾形其將焉放。
吳君曰知固不露其容芒乎。芴乎不入于微軫。
又何為琴祝。是使親生不得不生。有形不得不
形。而何形之可。物何物之可。亡。余曰善。注孝經
百餘家。朱仲晦次而論之。其言大多揣摩。夫孝
經蓋丘里之言也。吳君采擷羣義。附以家說。近
可以通于三家之市。遠可行于蠻貊。其辭多有
可觀。不為訓詁。真足羽翼明王之教矣。余有味
乎其言。併著之。

家說序

僕嘗慕唐楊平章。綰之為人。每有論述。雖密朋
不以相示。豈其自揣妍蚩。良以文章為用。其顯
明可知者少。幽晦難晤者多。必欲以區區論述
共于衆人。吾安知其美惡也。萬曆初。僕隱于西
山。專意漁獵。時以敷文析理。自娛意。到輒題於
書。凡數十萬言。甚為躋駁。已而歎曰。使吾言如

而竟知之。生知也。使吾無形則無父母。吾竟有
親。何以不為形。後吾得我矣。亡吾形其將焉放。
吳君曰。知固不露其容。芒乎芴乎。不入于微。
又何為琴。祝是使親生。不得不生。有形不得
形。而何形之可。物何物之可。亡余曰。善注孝
百餘家。朱仲晦。以而論之。其言大多揣摩。夫
經。是丘里之言也。吳君采擷羣義。附以家說。近
可。通于三家之市。遠可行于蠻貊。其辭多有
可觀。不為訓詁。真足羽翼明王之教矣。余有味
乎其言。併著之。

家說序

僕嘗慕唐楊平章。綰之為人。每有論述。雖密朋
不以相示。豈其自揣妍蚩。良以文章為用。其顯
明可知者。少幽晦難晤者。多必欲以區區論述
共于衆人。吾安知其美惡也。萬曆初。僕隱于西
山。專意漁獵。時以敷文析理。自娛意到。輒題於
書。凡數十萬言。甚為躋駁。已而歎曰。使吾言如

香草必有薰燒之用使吾言如崖蜜必有兼采
之味迺今葛藤苔絮耳吾其已夫昔鹿門隱書
商榷俚言漁父古篇依託鬼瑣然猶張之是猶
宅于草木之疇而憑陵霰雪也衆必笑之矣吾
將處乎其間曰彙為名類成家戶之言汎論言
必無稽區言語兼阜白短言辭多悟愼談藝意
則貴新較之先民萬不及一因寓于培塿而藏
之自留其副既而自稱曰吾終不及古之人矣
凡吾所言每務絕是非黜聰察而竄之以核古

繼以歎息是不得于其言也緝緝播播道古述
今而宿留于中途快不及駿鈍不及駑是不得
于其心也白圭曰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
盡矣故蔡邕文士之傑也猶藉手論衡楊慎近
世之雋也每有著述宰割古昔今吾言窮是非
心誦可否而至于持論必于已出無采真之績
驚脂臆之愚不亦甚乎夫臭不必嘉味不必甘
吾固曰處于其間也而猶若此吾終不及古之
人矣夫楊公之高行不伐已美也今欲藏拙于

素麻之畔吞其言以自嬉又何敢蓬楹比能而馬牛較趣哉雖然鄙諺曰室無滯貨不為潤屋吾其有遁心也夫

楚慎集小序

自昔英俊之士必有兼材瑾瑜琬琰有白虹之光又可鎮災祲騶虞駕車然不食生植故幽憂之疾流遁之情如有獨至而不通觚偏而未全則君子下之故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非通人之雅致王者之羽翼也近世文章之盛前代無比

即閭閻小人女子皆能操筆至于武人則厭薄之以為天下平若葦彎九石弓亦屈轂瓠也頃者武林之變繼以陝中亂行武臣相過喜見顏色時表弟瞿甫在余所余曰嗟乎人心乃至是乎夫沾滯偏痺之疾在于上則憤悻振發之意應于下自楚相秉國操下廩廩媚臣策秀才文云武臣不必用故老讀而垂泣以為朝廷中無復駐足地倘楚相不死小人日紫苛削天下事未可知矣人心思亂則安可久也故獨用之

軌偏見之弊可以觀矣伯舅蘧為楚閩大夫疏
其文百篇伯舅多材藝以門子登武科高等彌
留意于文事夫非與時俗較工拙也者才之所
兼不能自己夫人不以偏長見則不窮以其環
中也夫如是則窮而白首達而公卿風雨之序
加于前耳烏有喜動于心枯槁之事哉世之君
子皆如此吾知免矣集凡三卷余觀之其言皆
平衍中人膈臆詩序著五貳之豐腴羨珪璋之
特達非獨重文采也其身之外存而不論也余

茲亦云

明詩七言絕句選序

宜僕錄有明七言絕句詩為一篇示余吾以為
弃衆體而錄止于絕句止于七言此宋人所為
也何足嚮慕有明作者極盛又不當止于絕句
止于七言宜僕可與言詩者也豈戲乎抑有所
為耶宜僕曰毋多言藉吾書可謂極一代之選
其取也怕苛其不與也怕汰世俗撰養馬養魚
小書小技且必傳倘亦幾乎吾曰唉子迺擬詩

之道如馬醫罟師耶為子觀之讀書而歎曰是
當傳者也絕句斷自樂府至唐差工有明作者
甚衆使天下之人讀子之書必將曰有明七言
絕句其有所趣卒得其蹊也如此有所啓卒拘
其蹊也如此從其一以售其百釋其回以尊其
美其是也夫至于濫取吾言則益重子之過也
宜僕聽吾言

文章正宗序

前御史大夫王公雲鳳讀文章正宗論之曰真

氏之說非與夫天地間孰非文也古之人物采
等威之分居處衣飾之辨表著儀位之級嚴容
文章之美皆文也真氏之言曰讀其書習其義
而後稱文焉是文自外生也則其書與其不可
傳者泯矣語在其集中余謂希元拙于守道應
韶踈于體物夫文章之不可廢豈直今哉燧人
氏之王寔取燧焉爰用南方以開離明易有之
曰離者文明之象也豈必兆之于卦爻初之于
鳥跡哉使其無文民之死也久矣昧而不與明

之道如馬醫罟師耶為子觀之讀書而歎曰是
當傳者也絕句斷自樂府至唐差工有明作者
甚衆使天下之人讀子之書必將曰有明七言
絕句其有所趣卒得其蹊也如此有所啓卒拘
其蹊也如此從其一以售其百釋其回以尊其
美其是也夫至于濫取吾言則益重子之過也
宜僕聽吾言

文章正宗序

前御史大夫王公雲鳳讀文章正宗論之曰真
氏之說非與夫天地間孰非文也古之人物采
等威之分居處衣飾之辨表著儀位之級嚴容
文章之美皆文也真氏之言曰讀其書習其義
而後稱文焉是文自外生也則其書與其不可
傳者泯矣語在其集中余謂希元拙于守道應
韶踈于體物夫文章之不可廢豈直今哉燧人
氏之王寔取燧焉爰用南方以開離明易有之
曰離者文明之象也豈必兆之于卦爻勅之于
鳥跡哉使其無文民之死也久矣昧而不與明

也。敵而無與音也。周之成康鑒二代而自為制號曰尚文。故華其辨取其分。昭其級。龍衣其美。以自居于文。應韶之言是也。希元乃取古之人而類其言其辨。滂不足以宣意也。其旨固不足以倣真也。其說滯不足以閑邪也。又且拘拘焉自以為孔氏。夫孔氏者其言曰述而不作。所云述者六經其大也。真氏之為書也能若是哉。觚乎自居其大而編乎令人趨若曰入之而道在焉。踰閑弛防則有禁。是何文章之苦且畏也。故曰

拙于守道。應韶奚以云也。烹滅簡編。消礫六經。文固炳然。自列于秦人。夫秦人者猶云非秦之藉。莫讀使應韶而行其說。則必盤古南面。循蜚為輔。使見燧人之斧鑿。且以為物妖亦太甚矣。故曰踈于體物。夫物制之變為文章。再變而為辭。蘖世與道為之也。沉于水則輿飄墮于山。則用楫。豈有方哉。文章之敝。還相為救。或驅而入之于道。或緣而出之于事。投且溺焉于文。遠矣。得吾說而存之。讀真氏之書可也。李君校而傳。

之善自為也

屯田事宜序

客有纂古人論屯田者大意謂兵之不可去所謂天之五才也自齊管仲初為內政猶得周官之遺近世紛綸巧為補苴要之自閒暇觀之是亦嬰孺之養耳故莫若屯田屯田則可以寬農力可以省漕輓可以抑商賈可以消貧黷第不當為竒俛之策如井田水利之流耳僕難曰第如客言農力舒漕輓省商賈抑固矣貪墨之吏

何以消沮且井田不可行水利亦不可行耶頃者上從廷臣言賦畿甸為汙岸高者効南方泝流而溉之下者為蕩以殺其勢說甚具后雖不行議者猶曰雖非盡可行要之有可行者不能相地宜不勝羣言廢之耳即令行之詎不可佐屯田之什五耶吾聞邊人言屯田稼時虜騎至則糶踐立盡熟時避敵徒資芻秣客幸再筴之客曰吾所言備矣夫利之興也無方必委曲以求其全度其百可而慮其一否則百格于一矣

屯田事宜序

古者論屯田者大意謂兵之不可去
謂天之五才也自齊管仲勅為內政猶得周官
之遺近世紛綸巧為補苴要之自閒暇觀之是
亦嬰孺之養耳故莫若屯田屯田則可以寬
力可以省漕輓可以抑商賈可以消貪黷第不
當為苟倖之策如井田水利之流耳僕難曰
力舒漕輓省商賈抑固矣貪墨之

何以消沮且井田不可行水利亦不可行耶頃
者上從廷臣言賦畿甸為汙岸高者効南方泝
流而溉之下者為蕩以殺其勢說甚具后雖不
行議者猶曰雖非盡可行要之有可行者不能
相地宜不勝羣言廢之耳即令行之詎不可佐
屯田之什五耶吾聞邊人言屯田稼時虜騎至
則糝踐立盡熟時避敵徒資芻秣客幸再筴之
客曰吾所言備矣夫利之興也無方必委曲以
求其全度其百可而慮其一否則百格于一矣

非所以遠謀料其左利而避其右害則左格于
右矣非所以明法屯田無不可行也然在將不
在有司得其人而將之春夏耘耔秋冬割刈有
其時軍各有壠壠各有分有其數毋非時徭役毋
非事造作有其力明烽燧嚴賞罰有其蔽而為
人上者蠲數郡之地委之一將其水旱成熟不
復以簿書督之數年之間流亡必集土著必徤
其所利者固不止四事已也即令貪者日取不
休豆區釜鍾之是給困倉廩庾之是盈茂不足

矣豈比文繡金珠之足以芴華耶夫積粟千鍾
有國之大利也谷量牛馬貪臣之小事也若餌
之以重積而隨之以察擿雖有大奸鮮不束手
故曰可以消貪黷所謂歲成有糶踐芻秣之事
又非所憂也果得其人而將之無論偵探必遠
入保必速藉令虜至而其治田之方必在良沃
可以捍蔽戰場空曠周護于外攻城則不可久
野戰則不必勝豈至以吾物力為虜資哉其治
田之說具在篇中古之人尚有多方誤敵能城

玉壘指麥為糧即時收刈是在將知兵士知命而已不足言也嘗讀元史其論白浮東潞謂其源出渾河水勢狂悍必難灌溉縷縷垂戒不悟近世復尋斯弊又非君子之所言也吾所憂者特屯田之令隸權必不壹勢豪之武斷訟必不勝軍餉之變通行必無術廷議之多竒事必無當三邊地寒不能風旱推行之方譬之織者其機多端是在操之者耳故有精白不二心之將赴赴端慤之才破文罔撫窮乏耕無不善餉無不克兵無不強矣僕甚異其言以為有斷併序其書

兩漢書疏選序

自古明王必重諫諍予以昭德塞違以適于治也堯舜而下載在傳記者不可勝數世既遼遠其義不得盡聞片言單辭書策莫得而詳學者無所考迨至漢世忠謀圖策之士接踵而出其言皆關於成敗之大故魯不可缺如賈誼司馬相如匡衡劉向之徒並以經義博物洽聞條上

時事為當世所推重建武而後未嘗少乏雖上之從違不一而効輒可睹其書流傳至今非徒以空文自見故未易及也後世始有專官號稱言路人思競於其職說辭漸煩實用漸寡而為之上者可否從違亦不盡繇末流靡所不至若宋之季世是已其書間有傳者總之去漢人遠甚明興二百年言路極重號稱議宗 皇上神聖留意接納甄拔不遺君臣之間翕然與三代同風何論輓近或曰古今異時而往迹不易從試以漢人所論說較諸今世學士大夫封駁大義不盡合古也見其事之不可行而主或行之則諫故畧小故以自慎爭大事而竭忠山藪藏疾河海納汙而蕉然操藥石以游此為重於大而畧於細古也見道之不易行卒無如何也則諫故嘵嘵不自煩而導經啓窾引孤鳳之嗷嗷杜邑犬之羣吠富貴利達蔑如也此為伸於義而詘於勢古也計其勢之必有變而蚤為之防則諫故霰雪履霜之戒日以廩廩而奸宄龍言伏

用其意於織笈之微收其功於鼎呂之重身之
不顧遑恤其他此為辨於事而明於漸古也知
心之不當二不可有故而諫也蘄悟君不蘄徼
蘄蘄成務不蘄求勝譬若金錚玉振馬于以節
八音之奏無有奸者此為正於志而察于義古
也知言之不可去而諫又不能得之也卒卒不
得面陳乃著之書非組續之以為才也又非博
一能言名而倒亂其文詞于以翹君而自為計
也其言明白而無回互直切而少隱藏樸茂而

不華飭盡而顯核而順此為達於辭而明於體
古也知道之不易明故其學必本於六經操先
王之言閔閔懇懇不敢不進也乃諸子百家踳
博不雅者一切拒絕倘其言之不正烏能正君
是以慎也此為本於道而守於法古也知行之
不易成惡傷其類故卿大夫貪淫不法終不被
以惡蘄而乃有盡其辭于汙受之者非如是則
曰吾過小何害于語默進退之義大刺謬矣君
子言人之善如恐不及無蘄言也攻人之惡唯

恐或溢無綺語也要以盡搏擊之義嚴屏弃之防而已此為發於情而止於禮凡此七者忠臣義士之所圖也而宵人憚士之所去也以此視諸漢人固不盡合而得者什八失者什二故其言不朽後世則不無抵牾子盍具論之僕謝曰善乎何聞子言之晚也海內賢士大夫方集於朝廷之上論思博議得子說而存之雖狂何害會開封守刻兩漢書疏屬僕序品僕觀之其詮擇甚有當也或又曰諫之為義其他不具論論其文辭今天下頗知崇尚古文時時剽入於經義而遊宦者未易其業案辭封事竄句遊心益龐雜以就之其言不雅馴可謂極陋倘操是書世所尊崇無如賈生相如之倫其言具在交相思繹必不敝跬於彼其有瘳乎上從諫如流而為之臣者即不能致君堯舜豈肯卑卑出漢人下耶乃日持不可訓之言而為古文而何文之能古也僕又謝曰世之作者衆矣何至與漢人軒輊如此子無輕天下士願傳是書自有取



原件短缺

法可也開封守劉君彬彬文雅其纂述不止此
意甚厚聊以是釋之

三式繁露序

僕于萬曆癸未隱于壘山與子烏為友因共作
規朝莫讀書日中射獵絕意仕進子烏齒數倍
僕頽無間也子烏精于卜筮僕間出家大人所
藏占書數十家相與商畧乃卜居于翠微山傍
擢葦刈草織蒲葦戶而居咸謂占者之有三式
猶養由之射造父之馱藝最為媿傳之者又徒

敗莫不有數然而不足以語道也夫五行之數
消息之變象成而數定何可以必今欲以是區
區者而言興廢豈不謬盭故草昧未開熙隆方
洽甚不可言也言之必有奇禍此為一中可以
成功業富貴貧窮數也然而又不足以語道也
夫人之立心即以為命頃刻所業瞬息即應特
未虛中以觀其變耳彼恃有命以恣睢誠不足
言所惡者恃數而動者也故意之未萌事之未
接甚不可言也言之必無左驗此為二下可以

康艱困夫君平賣卜不過百錢稚川入山多造符咒是誠栖遁之輔佐蒞軸之藥石矣然多言數窮老子蓋深戒之今也窺覘陰陽之秘翫弄塵埃之外而處道之窮非德人也夫采藥尋芝則欲得之如是為己鄰里有漂網罟亡絲麥則欲得之如是為人夫復何害故術之必先數之必殫甚不可言也言之必且竒窮此為三何謂六害言及之而無其象必鑿則害義言未及而有其疑必決則害類言已明而象甚暗必就則害術言難知而術欲秘必臆則害事象可識而意先萌必遂則害理志未信而情求炫必強則害道讀吾書者守三要之冥冥去六害之昭昭于以求仕必無奸時覆餗之凶于以求退必無餓莩五鼠之厄于以為人必無廢事稽命之愆于以立身必無任數損心之失要而言之為是術者求以免禍非求福也子烏曰善哉伯俞能持是說可以隱矣茲集撫攬雖少叢聚寔蕃古人有以灾異自負著書曰繁露者謂其繁萃潤澤

如華露然乃若茲精義實不媿之矣遂以命之
併著其原委傳之同好或有取焉

陝西鄉試錄序

今上二十有二年郡國復當試士先是禮臣詳
定羣議仍遣朝臣遂著為令至期乃以臣
嘉謨使陝西臣庶為副臣兩人馳至長安而御
史臣道楠已肅闡以竢聘推官臣紹臣日章臣
得申教諭臣揚臣直臣一蔚臣良模臣希穆臣
憲范臣淑臣守宣為同考官簾以外則以左布

政使臣耀左叅議臣道增司提調按察使臣時
寧副使臣國士司監試御史則監臨其事欽崇
新命視昔加嚴于是進御史臣方元彥提學副
使臣沈季文所選士二千八百餘人試之拔其
才者如額而止事且竣矣臣嘉謨不勝踴躍自
惟駑蹇事上九年仰觀聖明留意天下賢
士大夫甚厚退而私讀志牒竊睹先朝故事
新標采擇之道何其盛也關中周漢舊都人才
甲於海內風雅所詠歌下逮古史所記大都多

英碩閑竒之士 本朝 列聖重熙纘曆敷教
訖於八荒出玉關且數萬里月支天方之屬皆
解辯稱臣遠稟正朔三秦之境草野空山凡有
才藝莫不奏技於 朝矧于學宮孝秀其靈濡
於 王化至深遠矣臣在童時即負弓箠從臣
父宦於塞徼時游於青海賀蘭之陽及蒙 收
用奉 命使韓踐華摩邠而西弭節空桐盡攬
秦中之勝觀風察俗睹其人士確然有以自樹
與關東異操而同趣臣也童心戚戚重有望焉

今茲不意復從選士於此臣行至新秦見日草
華山而入俯仰今昔風景不殊不自知其志意
之無從也 臣幸備員 禁掖每慮愚鯁靡有所
効 皇上銳思上理側席幽人桶櫨樸漱惟其
所召耳秦中先臣之勲烈何可勝數歷世彌久
聖化彌深當茲風雲桴鼓之候蜚英升妙互為
後先良可冀也 臣至不才儻能得人於此招以
汙下而應以高明擇以青茆而獲以偶中豈非
至願 臣何敢自必及睹諸士之文稍稍自喜曰

今天下士習漸靡漸危關中尚能守舊其文猶有遺焉述義陳辭若阜白水火之不爽儻若所言國家豈憂乏才哉乃采其可觀者著之於篇以獻夫諸生一旦解薛籍名且登仕版而臣之取之不過文辭臣何敢妄意諸生徒蓬豔而無根抵臣之所慮有進於是關中俗尚自古稱美近世賢臣之嘉言懿行且不具論頃者靈武叛逆上遣偏師戡定之表京觀祀忠貞城中士女登于俎豆者二百餘人受禍至慘彼草門

圭竇之家寒素閨襜之類雅無化誨而一旦震驚視死如歸慕義如飴有縉紳先生所不能者非苟而已也諸生被服聖化誦法孔子其寄慕指歸奚翅若此豈其欲取世資而驟易其舊等經術於條風茂文辭如弃唾必不然矣夫士之始進質非不美才非儉也惟不能存其舊而妄有所染則併其美而伐之儻諸生肺腸如一轍迹無他而白首以守先資之言平居則慨慕先猷有故則志節甚辨將言貴於金石行企於前

脩名並於山河美追於風雅西戎琛玉不為奇
靈武新祠不為烈豈惟 國家賴之臣也數年

控慕之私竊有副焉顧臣何敢自必臣之來也
道出涇渭見土人藝菑芄然茂也臣停車瞻
矚良久夫菑之為物為染則妍染於物則敗豈
丹雘藻績之質為不美哉染使然也驪山大乙
之下有松柏焉大者千尋小者不下數仞根幹
枝柯貫四時而不凋經霜雪而益茂何也其質
不可變也世味移人寧有紀極以茲二物或自

妍而之醜或愈久而彌堅士則何居焉操盛美
之材以遊于世薄溝中之弃餘羨犧尊之炳煥
輕櫟社之無用重曲木之附援嵯峨芑蔭則不
足液櫛披泄則有餘孰不欲拂之使瑩而無使
染完之使舊而無使渝哉事無藝而志無方其
孰能必之臣也自少至壯惟有顓愚執而未化
幸為 聖明所寬假臣何敢以臣之輕才陋質
為諸生勸顧屢遊其鄉識其風軌又有感于朔
方之義操茲舉籍不欲如陳瓠桔梗之相較故

以臣之愚開諸生之美相提而論理雖悖而可
推說甚鄙而有濟似足術也昔邯鄲之北恒山
之西國馬所出有愚者不理皂棧而談扶魚見
吳人則亟亟教之罟筮絲緝盡皆有說吳人得
之而成漁師雖宿沙詹何無以過也拙于趙而
工于吳說亦有若此者臣之所必如是而已于
國家清舉即有區區之意亦甚踈矣諸生勉之
錄文凡二十篇經義悉本諸生不敢增飾其他
雖帖括皆通概多儉狹臣等甚不得已于是以

中兩篇屬臣庶俾之刊定其後五篇臣則謬為
筆削剪落草莽之談網羅衆人之說藂然成書
粗足 觀覽又按故事關中有事之臣皆系於
此乃再為徵詰臚列職名有總督軍務右都御
史兼兵部右侍郎臣葉夢熊巡撫陝西兵部右
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臣呂鳴珂延綏右僉都御
史臣李春光寧夏右僉都御史臣周光鎰甘肅
右僉都御史臣田樂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臣
董裕巡茶御史臣李楠巡鹽御史臣楊宏科管

糧則戶部郎中臣鄭璧臣顏守坪奉使則工科
左給事中臣侯廷佩禮科給事中臣盧傳元兵
科給事中臣張企程中書舍人臣翟思垣臣張
養行人臣黃吉士臣王經邦臣柯維綦又有右
布政使兼僉事臣馬鳴鑾按察使臣趙健臣曾
如春臣劉易從右叅政臣趙楫兼僉事臣李杜
副使臣楊楫臣郭萬里臣李楠臣荊州俊臣朱
朝聘臣郭師古臣余良樞兼右叅議臣王允中
左叅議兼僉事臣陳所職右叅議臣周有光臣
王孟煦僉事臣蕭察臣李日茂行太僕寺卿臣
喬起鳳少卿臣任應徵苑馬寺少卿臣查偉署
都指揮僉事臣彭紹賢臣王福壽入賀則右
布政使臣徐汝陽副使臣李民質苑馬寺卿臣
張世則署都指揮僉事臣張世忠自郡守而下
不具云

蘇丘集卷之三十六終

